

秦腔劇本



雙愚記

王紹猷編

長安書店出版

双 愚 記

(兼 腔)

王紹猷 編

封面刷黑，重动飾愚不及

長安书店出版

西安东大街328号

西安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002号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西安东四路105号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 $\frac{6}{8}$ 字数：10,210字

1959年12月第一版 1959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,000

统一书号：T10085.641

定价：(四)10.00元

前 言

南北朝时，北魏南侵，檀道济领兵出征，奸贼主和，扣粮不发，军中缺粮。黄河两岸百姓，自动的筹措军粮。有为富不仁的愚不及者，拥资百余万、存粮千余石。他的外甥华新民，青年爱国，苦口劝他捐粮助饷，他总是分文不出、颗粒不捐，反把他的发妻愚贤氏赶出门去。家丢强娶民间之幼女李金花为妾。但是李金花始终不肯同房。后来他误饮毒药而死。他妻愚贤氏因其家业无人承继，商同外甥将其所有家财粮食，完全捐为军用，以振军声。这个戏对于守财招祸至死不悟的看财奴，是一个当头棒喝。又对于死守条文自作聪明的糊涂官，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。希望爱好戏剧的同志们，多提意见，以便修正。

編 者

人 物 表

愚不及：七十余岁、爱钱不顾一切的守财奴

愚賢氏：七十岁，深明大义的善良妇女。

华新民：二十岁，爱国青年。

李金花：不到二十岁的青春少妇。

張成林：二十余岁，愚不及家中的仆人。

愚自用：四十几岁的糊涂官。

差 官：一人。

差 役：四人。

双 愚 記

第 一 場

愚不及：（上念）

爱錢怕死瞓睡少，缺儿欠女銀錢多。

（坐詩）家积銀錢百十万，并有米粮千余石，
亲朋向我来告借，即刻与他把臉变。

（白）我老汉愚不及，黃河南岸糊涂村人氏，今年七十一岁，膝下无儿无女，銀錢却是不少。前次以眼做折娶了一个小老婆，人样十分不錯，但是她不与我同房，为之奈何！大概嫌我有那个老婆子哩，她不愿意。我还是想个法子，把这个老家伙解决了，我那个小娘子岂不和我在一处安然过活了吗？一半年再給我生上一个儿子，我这一份大家产继承就有了人了。言还未罢，甥儿来矣。

华新民：（上念）

募捐来将舅父劝，要錢恐比上天难。

（白）华新民，来至舅父門首，待我进内。（进介）
舅父在上，甥儿拜揖。

愚不及：少礼，这是甥儿，既不逢年，又不逢节，你来的时候，想是吃了飯了吧？

华新民：我吃了飯才来的。

愚不及：这娃还通达事理，吃了飯了你进来坐下。

华新民：舅父上边謝坐。（坐介）

愚不及：我問你做甚么来了？

华新民：領了我母言命，一来探望舅父，請問舅父精神还好？

愚不及：好是好，就是气短，吹灯去都沒气了。

华新民：年大之人，还要将养，人常说：“惜气的养身”。

愚不及：你来还有何事？

华新民：二来吗，舅父，你看北虜南侵，檀大將軍領兵出征，奸賊主和，扣糧不发，軍中羅掘既窮，无法抗敵。我們黃河兩岸的百姓，自動的籌措軍食，甥兒特來募捐措糧。

愚不及：募捐不募捐，措糧不措糧，你跑到我這里做甚么來了？

华新民：舅父東西兩倉，米糧甚多，敢請量力捐助，以充軍食。

愚不及：胡說！你看我雖然吹燈去沒氣，誰但叫我出錢，我這氣忽兒就上了來了！就說軍隊有糧沒糧，與我何干？想叫我出錢的叻事，辦不到！

华新民：舅父你想，國若亡了，家就不能保了，要錢何用嗎？

愚不及：管他亡國不亡國，我總舍不得錢，還不出一顆糧食！

华新民：你老人家年逾七十，無兒無女，百年之後，這些糧食，叫誰吃呀，那些銀錢，叫誰用呀嗎？

愚不及：管我有兒沒兒，我總舍不得錢！

华新民：你老人家銀錢有多萬，米糧積數倉，即捐數百石糧食，也不見得傷事，不費之惠，何樂而不為哩？

愚不及：任憑你再說，我啥都不出！

华新民：舅父，請你和我姪母詳細商量，看金錢重嗎國家重？

愚不及：那些婦道人家的，知道甚么，我不和她商量！

华新民：舅父，你再想想，萬一想到國家要緊，金錢無益之處，還望多多捐助，方不愧疏財仗義的真君子，聖家紓難的大丈夫了！（唱搖板）

北魏犯境國多難，抗敵將士死萬千。

後方人民多安善，既不出力該出錢。

奸賊主和不主戰，國破家亡在眼前。

舅父家積百十萬，臨死不能帶一錢。

空留家業是禍患，何如你救國把錢捐。

愚不及：哎，胡說呀！（接唱）

小奴才講話失檢点，敢劝我救国把錢捐。

国破家亡我不管，再說我不出半文錢。（留板游弦）

华新民：好好好，既是这样，舅父請在，甥儿我便回去了！

愚不及：慢着，你这些幼年人，念了兩句书糊里糊涂，全不知道过日子，我有个处世的秘訣，教道于你，你若抱定我这主意，不愁一輩子沒錢用。

华新民：（好不願的）你講！

愚不及：你听呀！（唱原板）

你父为国把命断，至今有誰把你憐。

人情世路初經見，处世的秘訣对你傳。

第一你拒絕穷光蛋，誰有錢揮的把他然。

想他錢不怕他討厭，錢到手与他把臉翻。

見旁人强装莫看見，省得他喝茶又吃烟。

交友口热心要淡，同胞手足不如錢。

华新民：（接唱）

舅父講話几听見，各人心思不一般。

我父为国曾殉难，虽死裕后又光前。

舅父守財把錢看，儿向別处去募捐。

（白）舅父請在，我便去了！（愚瞪了一眼华下）

愚賢氏：（上接唱）

听说新民把捐劝，急忙上前問根源。

（进介愚見生气介）

（白）老老，我且問你，这大年紀，怒氣冲冲，所为何事？

愚不及：再不要提！你看新民这个奴才，念了几天书，今日可是救国咖，明日可是杀敌咖，和他父一样，全不知道过日子，竟然跑的来，劝我捐粮咖，出錢咖，就說拜亲下誰，还不叫干大嗎？你看混賬不混賬些？

愚賢氏：老老，你看北虜南犯，錢杀奸憐，无所不为，况且

你我年逾七旬，无儿无女，要下銀錢，叫誰使用，甥儿一片熱誠，为了軍中无粮，特来劝捐，还望老老，看在甥儿面上，或粮或錢，多多捐些，打了胜仗，减少人民痛苦，落个慷慨好义，人人夸奖，何乐而不为哩？

愚不及：咋咋咋的个話！你你你叫我救国咖，你叫我助軍粮咖？照你这样胡搞乱鬧，这日子还过得成嗎？

愚賢氏：老老，人行好事，好路等人，都照咱們不愿出錢出粮，万一敌人来了，把咱的銀錢搶了，粮食装了，那时候弄的旁途无路，性命不保，旁人还要罵我們爱錢如命，死不回头，到了那时，即想捐錢，也是后悔不及，你想想吧！

愚不及：哎呀，我的我呀！把这老家伙，留在家里，不出三天，还把我气死哩，还是想个法儿，把她赶出門去，一来免得她胡搞乱懂，二来我那新娘子，就能和我好好过活，便是这个主意。老婆子，你一說，我嘩的明白了，你快看新民走了无有，如果沒走，快叫回来，咱們多多助些軍粮，快看去。

愚賢氏：啊是，（出門看介，愚不及把愚賢氏揪出去关门介）老老开門来！

愚不及：我把你个老家伙，你爱行善在外边行去，我家里不要你往外頂的这炸角之牛呀！（唱搖板）

老婆子說話真混蛋，你在家越弄越酸。

为銀錢我把心操烂，你就敢劝我把錢捐。（游弦）

愚賢氏：哎，你叫怎說，我劝这个老看財奴捐粮助餉，誰知他分文不出，反将我赶出門来，我不免去到妹妹家中，暫且安身，就看他将来的結局如何？哎！这种爱錢如命，不顧一切的看財奴，真是其愚不可及也！

（唱原板）

年逾七十无儿女，作事其愚不可及。

将我今日赶出去，家丢健仆与爱妻。

我看那两个都有意，就看他将来怎结局。（下）

李金花：（上唱原板）

奴家今春一十七，銀錢逼人甚慘凄。

青春光阴无乐趣，岂能与他共枕席。（齐）

（白）奴乃李金花，因为天遭荒旱，一家数口，无法生活，我父借了愚不及十两银子，不到二年，本利清算一百余两，有心绝交，无力还债，愚不及劝婆婆我作妾，我父不悦，为势所迫，无奈含泪允从，呕血而亡，我到他家，守身不屈，虽有夫妻之名，却无夫妻之实，我一青春少女，怎能配他塚中枯骨。忽听他们吵吵闹闹，不知何事，待我上前问过。

愚不及：娘子到了请坐。

李金花：我不爱坐！

愚不及：不爱坐了，你就立下也好。

李金花：这一阵我可想坐。

愚不及：想坐了，你老人家坐下。

李金花：坐不坐在我，谁叫你多管闲事？

愚不及：这才是腔子咬恁搔背哩，把前后先按不住么！

李金花：我刚听得你和老婆子可吵嘴来，是不是？

愚不及：你不知道，这老家伙，常常劝我出钱爱国，就说我爱的外国是熬胶呀吗擦醋咖？把他留在家里，我实在不放心，因而把她赶出门去，一来免得她胡乱花钱，二来免得她和你吃醋，一举两得，岂不是好嗎？

李金花：你们老夫老妻，怎忍把她赶出门去哩？

愚不及：只要有 you，没她也不要紧。

李金花：你把我真当你妻嗎？

愚不及：那个自然。

李金花：（背供）你怕把睡梦错做了吧。（转面问）我问你新民做甚么来了？

愚不及：再不要提，这些奴才念了几天书，就混賬的說不成了，可是救國呀，愛民呀，乱七八糟的說了一大堆，还叫我捐錢呀，捐糧呀，打仗呀，抗敵呀，就說拜亲下誰不叫干爸嗎，你看这些娃娃混賬不混賬？

李金花：說了一整，你倒捐了多少？

愚不及：我为銀錢，把心血耗完，剝心家产，昼夜不眠，豈能为他冒然出錢！

李金花：我今把你好有一比！

愚不及：比就何来？

李金花：了娘樓的元宝睡覺哩，大大的个看財奴，只說你无儿无女，五姑六亲断絕往来，万一把你死了，只丢下銀錢哭你吊你了！（唱搖板）

人在世要有些國家觀念，年老人无儿女何必愛錢。
处乱世家財多終是禍患，你死后哭吊你惟有銀錢。

愚不及：娘子，你說的那話，我全然不信，那銀錢還能哭人嗎？

李金花：他一定要哭的說，你把他这样愛了一場，竟然丢下死去了，你愛他，他豈能不愛你哩？

愚不及：他是死的，沒有知覺，并不是你我这样的互相親愛吧？

李金花：既是剃頭担子一头热，你愛他，他不愛你，你为何因愛他而不顧國家，不認亲朋，不講信义，不畏人言，黑明思索的单独愛他耶？（唱搖板）

親愛总要互相愛，单愛难免惹禍災。

你不愛他他不怪，为何执迷想不开。

愚不及：不管你們咋說，我总舍不得錢。

李金花：照你这样不通理性的看財奴，真是无法可制！

張成林：（急忙跑上）愚伯不好了！

愚不及：怎么样了？

張成林：咱东仓后牆下，有兩個老鼠窩，还有螞蟥打下兩個大窩，一綑一串把米往窩里拉哩，还有許多蒼

蝇，一群一群把米往出夹哩，赶快設法制止。

愚不及：这才把他螞的，螞蟥蒼蝇都欺侮起人来了。成林，

（拿出药包）这是我买下的鬧老鼠药，叫老王燒一鍋水，把药下上，把螞蟥窩連湯帶填，再攪上一碗水，下些毒药，放在老鼠洞口叫老鼠喝去。再与我寻上一个打蝇子板板子，待我追赶蒼蝇一回！

（唱慢带板）

蒼蝇螞蟥大不該，共同害我为何来？

打蝇板儿隨身带，豁出老命不下台。

（白）好不气，气气煞人也！（搥蝇拍下）

李金花：（接唱）

老头子作事真怪誕，为几顆大米把眼翻。

翻山架岭把蒼蝇赶，他不顧性命死爱錢。

华新民：（上接唱）

舅父为人太执拗，年老爱錢不回头。

膝下儿女全无有，不知为谁作馬牛。

（白）华新民，昨劝我舅父出錢救国，不但分文不出，顆粒不捐，还将我姪母赶出門来，現住我家，他家只留一壯年仆人和他的爱妾，都是他的仇人，他还不觉，日子长了，难免不出意外，我姪母放心不下，命我常来探望，来至門口，待我进內观看。

（进介）

李金花：新民你来了？

华新民：我来了，我舅父向那里去了？

李金花：再不要問，說起来都是笑話，因为蒼蝇夹去了几顆大米，他不顧死活，翻山架岭的追赶去了！

华新民：世上竟有这样的愚人，他若回来，还要大家婉言多劝，再不要叫他如此的糊涂，惹人叫罵了！

李金花：不听人劝，也是无法！

华新民：成林做甚么去了？

李金花：你舅父怕老鼠螞蟥拉粮食，叫他塞螞蟥窩，鬧老鼠去了。

張成林：（執藥瓶上）老狗近視眼，看事看不远，使人当牛馬，要錢就翻臉。張成林，这老刻財鬼，叫我拿这鬧老鼠藥，把螞蟥窩一齐都灌了，剩下这些，好鬧老鼠，（进门）新民你来了？

华新民：我来了，你拿的甚么？

張成林：毒藥。

华新民：要他何用？

張成林：与你舅父用呀。

华新民：信口胡說，你不想活了嗎？

李金花：新民，你莫听清，那是你舅父与他的藥，叫他鬧老鼠螞蟥用的，他是故意开玩笑哩。

华新民：如此，还要好好劝他，大家都要小心，我便回家去了。（唱慢帶板）

舅父作事心太狠，强娶良女种禍根。

用仆人不把飢寒問，难免将来禍臨身！（下）

李金花：成林你还没有吃飯，快到下边用飯来吧。（下）

張成林：叫我把这些藥水，和到这剩飯碗里，吃了飯擱在老鼠窩口，好做老鼠的活。（唱搖板）

把毒藥和在这碗內，吃了飯再好鬧老鼠。（把藥倒在碗里，擱在床头下）

第 二 場

愚不及：（搥背繩拍一跛一顛的上）哎，走啊！

（唱慢二六板）

近年的运气真个衰，家耻日深实难挨。
跑路回来身不快，叫娘子你快把門开。

李金花：（上接唱）

我在內宅久等待，忽听門外有人來。

手開柴門忙出外，原來是老头轉回來。（游弦）

（白）你回來了？

愚不及：我回來了。

李金花：追趕蒼蠅怎麼樣了？

愚不及：一言難盡，說你坐了，听我道來；

（唱搖板慢二六）

我和娘子坐當院，听我对你仔細言。

可恨蒼蠅好大胆，夾去了粟米一大灘。

我不顧性命把他趕，一下子趕了几架山。（留）

李金花：趕上了无有？

愚不及：（接唱）

轉了个灣灣不見面，

李金花：你該怎麼辦哩？

愚不及：（接唱）

在神山廟里去抽籤。

李金花：籤好也不好？

愚不及：（接唱）

情形好歹全沒談，

李金花：不說好歹，是个甚么籤嗎？

愚不及：（接唱）

偏与我一根罰油籤。

李金花：他要罰你多少油嗎？

愚不及：（接唱）

他說罰油二斤半，

李金花：你与他来无有？

愚不及：娘子你都沒想嗎！（接唱）

我宁死豈肯把愿还。

怒氣冲冲回家轉，在措家店上打了個尖。

吃了四個錢的漿水面，只說是一頓飽几天。

誰料他把面沒香滿，并且把湯沒比干。

國耻來了還家難，人人欺侮我老漢。

從今後還要拚命干，我和世人不共天。

氣的我渾身打冷戰，一霎時口燥舌又干。（齊）

李金花：老老你看你整整跑了半天，既乏又渴，待我与你端些開水，先喝上一点，休息一時，就把氣消了。

愚不及：如此甚好，我渴的很，你快与我端些開水來。

李金花：啊是，待我与你端水來。（八板下）

愚不及：怎么还不見來端，我渴的很很，這床頭上現有半碗涼水，叫我先喝了，解一下渴。可惜的還有這些米渣子。（端碗雙手搖了搖喝介）

李金花：（端水上）老老，請來喝水吧。

愚不及：我方才渴的等不住你了，把床頭上那半碗涼水喝了。

李金花：（大驚）哎呀不好！那是甚么水喝，你不問就喝哩嗎？

愚不及：我看碗里有好多米渣子，覺得可惜，我就把他喝了！
哎呀，却怎么一霎時腹內疼痛，心如刀攪，大料我去世的多，在世的少，我若死后，這分家產，還望娘子，好好保守，少吃少穿，少花少懂，實行我的守財主意，也不枉你是我的愛妻了。

李金花：（背供）那是他自己弄下關老鼠瀉蠅蠅的薪水，自己喝了，這也是自作自受，老老依我之見，你死的時候，還是把這分家產帶到陰司，取去方便，若是留在人世，即我與你看住，你也不放心，何必多此一举哩？

愚不及：這實在帶不上么，把我還活活的气死呀！

（唱慢搖板）

積攢家財百十萬，臨死不能帶一錢。

還望娘子你照看，不敢胡吃并亂穿。

到陰曹我把閻君見，哀告他送我把陽還。

這些銀錢還能見，仍然守財在陽間。

李金花：照你这样熱心守財，閻君送你還陽，在所不免。

愚不及：這都是夢想，恐怕辦不到呀！（接唱）

因為我害人弄錢把罪犯，死后難免上油煎，

那時我建議森羅殿，或上磨盤或刀山。

錮解確搗都情願，把油罐贖不值半文錢。

我拿別刑把油換，換回來叫你把油添。

（留板游弦）

李金花：老老，我看你的形容不好，叫我趕緊與你預備棺木吧！

愚不及：噢，不要不要呀！（接唱）

我死后不要買棺板，爛席一卷送墳園。

李金花：總還要預備白布孝帽及一切應用的東西？

愚不及：噢，不要不要啊！（接唱）

來客不要把孝散，石灰缸抬在大門前。

每客來頭上画一轉，比孝又白又省錢。

李金花：那麼我與你多多燒些紙張。

愚不及：不要買，不要買呀！（接唱）

每客來必拿紙一卷，多數集合一大灘，

每日只燒兩張半，剩下還可去買錢。

李金花：還要預備些酒肉菜蔬吧？

愚不及：不要不要啊！（接唱）

待客光吃米几面，米硬面生莫調鹽。

好漢子只能吃半碗，氣弱人不敢把碗端。

李金花：家里連一點茶葉也沒有了！

愚不及：不要不要，千萬不敢拿錢買呀！（接唱）

燒茶還有好辦法，七顆黑豆拿錢穿。

茶煎了撈出黑豆串，挂在牆上又晒干。

講話中面渾身顫，不覺跌倒把眼翻。（跌倒復起介）

（白）罷了我的乃錢，我心愛的咧錢，錢錢，（又跌倒扶起死子床上介）

李金花：（唱慢七鍾）

一見老头把命斷，今后我把心放寬。

回头我把成林喚，快把尸首抬下边。（齐）

（白）成林，你看这老刻財鬼已經死了，先把尸首抬放下边，再好入殮。

張成林：啊是。（剛到床边把帳一揭，愚不及忽起介）

愚不及：哎呀娘子！（李金花張成林大驚介）

李金花：老老，你怎么样了嗎？

張成林：莫非走喪了嗎？

愚不及：方才我死的时候，把一件大事忘了，所以我死不下！

李金花：你把啥事忘了嗎？快說些，看把人吓死了着！

愚不及：咱那青油灯里，擱着兩根灯心，那費油的很很，因此我死不瞑目！

李金花：成林，快把那灯心抽出一根，（成林抽灯心介）

張成林：已經把一根壯的抽了，再丢下一根細的，省油的很很。

李金花：老老你这一下，可以瞑目了吧？

愚不及：我的他媽，我咋把死还给忘了。（死介）

李金花：这一下看去！（張成林看介）

張成林：这一下外爷把儿死了，

李金花：怎么样哩？

張成林：沒舅了。

愚賢氏：（同新民上唱搖板）

忽听老老染病患，在外叫人心不安。

华新民：（接唱）

舅父守財持偏見，家中危机不堪言。（齐）

愚賢氏：来至門首，待我站在門外，甥儿进內去看。

华新民：是。（进內李金花一見心惊介）

李金花：新民你才来，你舅父回来，我見他又熱又渴，与他去燒開水，他見床上闖老鼠的葯水碗里有几顆米渣

子，舍不得倒他就喝了，把他鬧死了，到底該咋哩。

华新民：那是毒藥，他就能喝嗎？我姪母也回来了。

李金花：你姪母被你舅父赶出門去，她由那里回来嗎？

华新民：我舅父和我姪母，一个疏財仗义，一个愛錢如命，他二人意見不合，我姪母在我家住了几日，現在我舅父已死，她豈能不回来哩？（出門介）姪母，我舅父已經死了，我看死的情形不好，速快进內去看！

愚賢氏：啊是，（进看介）哼！七窍冒血，渾身发青，其中必有緣故？

华新民：（看碗介）啊！这个碗里是鬧老鼠的毒藥，昨日我見成林拿的，他說与我舅父用咖，我舅父今日已死，明是他們毒死的，証据确实，还有什么說？

愚賢氏：好一李金花，你和成林私通定計，害死我家老老，我豈能与你甘休，甥儿随我入衙去告！

华新民：叫我把成林拉上。

張成林：你拉我我敢打你。

华新民：你打我，我会还你。（二人撕打，成林把华新民耳朵咬破了）。好奴才把我的耳朵咬烂了。

張成林：咬烂了到大堂才和你辯呀，我要說是你自己咬烂与我种脏哩。

华新民：奴才尽不說理。

張成林：这不說理都是跟你舅父学下的。

华新民：姪母不知，咱县里那个官，也是愚而好自用，凡事总是从法律本本上看哩，死守条文，不求实际，不知屈了多少好人。依我之見，現在正是糧大將軍征北，軍中无粮，不如写上一張呈文，把那些銀錢米粮，完全捐助軍餉，以作抗敌之用。并附帶我舅父被害情形，上边自有平衡，必能主張公道，舅父之冤，当不至沉落海底。

愚賢氏：甥儿計劃甚善，你速前去繕狀，我先入衙喊冤。